

萍水相逢

PINGSHUI XIANGFENG

但远军 著

相逢



萍水相逢

PINGSHUI XIANGFENG

但远军 著

相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萍水相逢/但远军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9

ISBN 7-5366-7347-7

I. 萍... II. 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308 号

萍 水 相 逢

但远军 著

责任编辑 杜 虹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07 千 插页 4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6-7347-7 / I · 1269

定价: 23.80 元

有一股人格的力量在流淌

——序但远军长篇小说《萍水相逢》三部曲

周 明

今年初夏，收到了但远军从重庆寄来的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萍水相逢》三部曲的样稿，要我作序。厚厚的一大本，慢慢读下来，一个炎热的夏天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

《萍水相逢》共分《出门在外》、《死里逃生》、《风雨同行》三部。总的来说，小说讲述的是公安作家黎明和打工妹韩静的爱情故事。

在第一部里，同在福州一外资氮肥厂打工的内地打工仔黎文和打工妹韩静彼此相爱，为救老乡涂龙，韩静四处借钱，以至于厂长助理林屈被韩静的真情打动而借钱救人，并进而将韩静聘为厂打字员，由此，谣言四起……日方老板的律师因涂龙偷了他人的钱包要涂龙下跪磕头，看似柔弱的韩静却坚决制止，她说“在自己的国土上，绝不能为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向外国人下跪！”“海归”林屈觉得看似普通的打工妹却有着不平凡的情操和人格魅力，于是爱上了清纯美丽的韩静。但他是日本老板的“准女婿”，要保住“厂长助理”的位置，只能与无法生爱的日本老板的女儿结婚。日本老板的律师正

在暗中考察他俩的关系。这时，涂龙和黎文在学自行车时出车祸了，韩静走投无路，只得再去找林助理借钱抢救黎文。终因伤势过重，黎文撒手而去。林屈被召回日本，涂龙也因偷盗被警方刑拘。今后怎么办？韩静孤独无助……她在痛苦万分中“迎”来了前来处理黎文后事的黎文的二哥——滨江市长仁县公安局治安科民警黎明。黎明告诉他：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扛在了肩上就难以放下，并鼓励韩静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好好地生活下去。终于，在黎明处理完黎文的后事回滨江时，韩静跳上回乡的列车……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死里逃生》和第三部《风雨同行》里，黎明受命调查歌舞厅小姐被杀案，不料证人被害，黎明等被凶手劫持，而与被害小姐同行的人又正是涉嫌贩毒已被刑拘的韩静。黎明不相信韩静会贩卖毒品。经查证，原来毒品是韩静的同学韩敏放在韩静的挎包里的。黎明凭着机智勇敢，一口气端掉了“毒窝”……接着，黎明又受命去调查一起轮奸案，结果却受到了该案首犯项锦明的哥哥——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项锦利的阻挠和暗中迫害。项锦明利用手中的权力，组织对黎明实施监视居住，调查他在厦门“强奸”当事人的犯罪事实。黎明事前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在关键时刻，巧妙地将一封信和一盒微型录音磁带交给了韩静“妥善保管”。韩静正准备回岭南暂避，林屈却出现在了她的面前。林屈是辞职后千里迢迢来找韩静的。韩静将黎明出事的消息告诉了林屈，她说：“此时此刻，我要和哥在一起，风雨同行，无论受什么样的苦，遭什么样的罪，我都绝不后悔！”林屈尊重了韩静的选择，并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副局长杨再途和其他有正义感的战友们的设计帮助下，黎明逃了出来，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韩静，辗转逃到海南，租了小店做火锅生意。黎明将控告信和录音磁带寄给了滨州市公安局局长，项锦利等被依法逮捕。曾给了黎明极大帮助的副局长杨再途也在病痛中合上了双眼。隐姓埋名的黎明和韩静有了一个不

有一股人格的力量在流淌

——序但远军长篇小说《萍水相逢》三部曲

被法律认可的家，一年后韩静生下了双胞胎女儿；不久，黎明完成了在公安局时没有写完的公安题材长篇小说，并用笔名在报纸上连载，一直暗恋着黎明的女警官夏茜读到后，知道是黎明所写，于是，通过报社留下的地址，在火锅店里找到了黎明……

小说表面上看，要么情节紧凑，引人入胜，跌宕起伏且扣人心弦，仿佛是“案侦”；要么又悲怆凄婉，情意绵绵，荡气回肠且激情飞扬，仿佛是“都市言情”。事实上，《萍水相逢》只是有“案侦”的故事框架，却并不落入单纯的个案的细节推理侦破；有“都市言情”的总体构架，却又并不止笔于男女的耳鬓厮磨和缠绵悱恻的恩恩怨怨……读完全书，就会明白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在用“案侦”加“都市言情”的运笔方式和讲述故事的技巧，尽可能地企图找到传统小说和当代流行小说的契合点，从而在激发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也能让读者从中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不但要求作者具有粗犷地驾驭故事脉络及其走向的能力，而且还要求作者具备细微地关注每一个人物具体命运交织与纠缠的笔力。通观全书，虽然人物众多，线索复杂，但作者却做到了有条不紊，娓娓道来，透过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始终把笔触指向人物的命运和内心世界。因此，在但远军的笔下，一个又一个人物便鲜活地带着自己的命运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泥沙俱下的现实，少数当权者的腐败，新的道德准则还未完全形成等等；韩静的纯洁、柔中含刚的品性；黎文真诚中又夹带着狭隘的性格；黎明的刚强和略显经验不足；林屈的善良和面对现实一时的优柔寡断；副局长杨再途机敏高超的斗争技巧，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想发财却不愿劳动致富的涂龙；权力在握，人生坐标却严重偏离，以至于玩弄权术，无视法律尊严的局长项锦利……这一切，都使得作品中的不同人物，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故事情节的发展，正是他们各自命运所使然。

这样的命运只能是他们自己的，绝不可能是他人的……但远军紧紧地抓住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于是，《萍水相逢》便像放电影似地，把一个又一个几近逼真的小画面连接成了波澜壮阔的大画面。

然而，我觉得这部作品真正最重要和最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前面提到的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和众多的人物塑造，而是在于贯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正如作者在《跋》里讲到的那样：“是小妹的善良和仁爱才有了此书中贯穿始终的对正义追求的力量源泉”！这种对“正义”的追求，较为集中地在黎明、杨再途、马飞和韩静等人的身上体现出来，特别是黎明和杨再途。面对强权，一个是知难而上、临危不惧；一个是灵活机智、视死如归。黎明在厦门歌舞厅里找到惨遭蹂躏后而沦落为妓女的刘瑗时曾说道：“社会是有公正的，看你怎么去面对，去抗争。如果你是强者，你就会赢得公正；如果你是弱者，公正摆在你的面前，你也不会去争取……”这段话黎明既是说给对“社会公正”已不抱任何希望的刘瑗听的，也是在说给即将遭受不白之冤的自己听。他从厦门回到滨江，人身自由就失去了，但是，他对正义追求的力量源泉却没有枯竭。他在副局长杨再途的暗中帮助下脱逃了。他和萍水相逢的女孩子韩静躲藏到海南，最终，在抗争中他做了强者，赢得了公正。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思想性，不能给读者以生活的启迪和精神的鼓舞，那么，就很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受到读者的认可和青睐。《萍水相逢》有了“贯穿始终的对正义追求的力量源泉”作支撑，就完全有可能受到读者的接纳和喜爱！因为这种力量源泉让读者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活着，为了正义，我们必须抗争！”

其实，《萍水相逢》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一种人格力量，一种执着地对美和善良、对公正和正义的追求。这种执着追求的人文精神就像汩汩的清泉，从不同人物的心灵深处漫溢而出，汇聚成洪流，澎湃在整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比如“海归白领”林屈和打工妹韩静站

有一股人格的力量在流淌

——序但远军长篇小说《萍水相逢》三部曲

在不同的高度却表达出了对纯洁爱情的相同解读；比如身为副局长的杨再途和仅是一般民警的黎明处在不同的位置却表达出了对正义的相同解读，等等。

但远军在小说写作中，依然发扬了其散文和随笔写作的一贯风格，语言朴实，文笔细腻，感情真挚。这或许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也与他“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写作”的人生信念有关。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又使得其“文笔”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与局限，因此，在文字表达上，有时就显得拘泥呆板，这是《萍水相逢》的美中不足。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文学的山路上，但远军是一位辛勤的跋涉者，从长篇小说《风华正茂》、《雪落大巴山》、《相会在古城》到长篇纪实文学《大罗山纪事》等，都让我欣喜地看到了一位公安作家在创作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读完《萍水相逢》三部曲则更加使我坚信，但远军朝着文学创作的真谛又迈进了一大步。因为但远军越来越力求让自己的作品充满平等、和谐、博爱、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同时又越来越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和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但远军一定还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2005年盛夏于北京

（注：周明 陕西省周至县人。著名作家，编审。五十年代中叶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

萍水相逢

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冰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散文报告文学集《在莽莽的绿色世界》、《山河永恋》等。主编或与人合作主编大型丛书有《历史在这里沉思》、《中国年度报告文学佳作选》等，其中记述“文革”重大事件及各界知名人士遭遇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发行近百万册，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序 (1—6)

第一 部

出门在外 (1—115)

第二 部

死里逃生 (117—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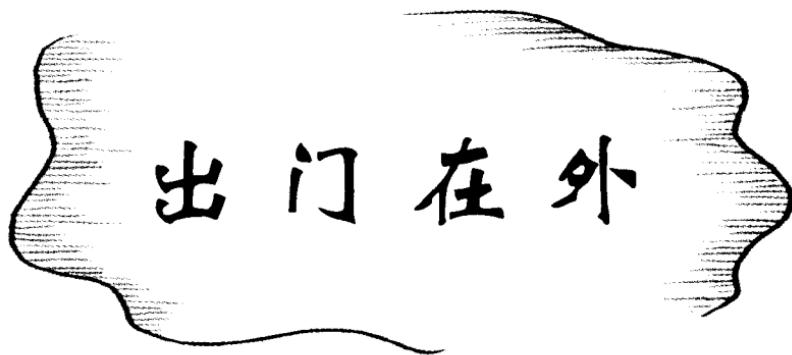
第三 部

风雨同行 (219—362)

跋 (364—365)

目 录

第一部



初夏的一场暴雨来得异常突然，晴朗的天空刚才还一碧如洗，瞬息间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紧接着，豆大的雨点便倾盆而下，把长仁县公安局不大的院坝淤积成了一片汪洋……

治安科在陈旧的办公大楼底层，阴暗潮湿，门窗破烂，深受风雨浸淫之苦。向莉一边抱怨一边起身去关闭好尚未关严的窗户，整理满桌子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书报材料。她是科里的内勤民警，平时喜欢清爽整洁，遇见如此场面，心里着实不畅快。

黎明从对面办公室过来，笑着说：“抱怨啥呀，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要不了多久公安局就会变样的。闹不准哪天县长大人高兴了，发个话，拨个百万千万的款子，公安局岂不旧貌换新颜，大家都受宠若惊了吗？”

“等嘛，枕头垫高一点，好好的做个美梦……当然罗，像刑警大队的周蕾那样，找朱县长做老人公，也不是不可能。你看刑大的办公楼多漂亮呀，什么公安工作的前沿阵地，什么打击防范的第一线，尽是骗人的鬼话，难道公安工作就只有刑侦重要么？”

科长胡宪年进来，听见向莉的话，责备道：“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比起五六十年代，现在的条件好多了。你们年轻人哪，总是这山看着那山高，仿佛吃过多少苦似的……实话实说吧，和当年的我们相比，你们所吃的苦只能算是小巫，不值一提！”然后吩咐黎明，“你把全县的文化娱乐场所统计一下，市公安局要求上报具体的准确数字！”

黎明说：“怎么统计呀？按规定，所有的文化娱乐场所都得到



公安机关履行登记手续，可实际的情况是没有几家主动来。管理管理，你不管他就不理。要统计，得一家一家的去查，我一个人能办到吗？再说，县里也再三强调，不准公安机关擅自去查文化娱乐场所……”

“咋了，你也开始叫苦了？”胡宪年打断黎明的话，“不准擅自去查是指查卖淫嫖娼，不是指查是否登了记和办理了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许可证。公安机关这不能管那不能查，社会治安秩序还能维护吗？”

“嘿嘿，胡科长，此话你该当着县上领导的面讲，或者当着项局长的面讲，反正项局长是县委常委，也算是县上的领导了，你给咱们小民警讲是不起任何作用的！”黎明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嘲讽道。

“啥意思？”胡宪年的脸立刻拉了下来。

向莉赶紧陪笑解围：“胡科长，别和黎明计较，他是随便闹着玩的！”然后瞪着黎明，眨一眨眼睛，使眼色道，“去按科长交待的办吧，忙不过来的时候叫我一声，我来帮你！”

黎明盯着向莉，嘴角浮起浅浅的讪笑……

胡宪年明白黎明又是玩世不恭的老毛病犯了，不好多说，便生着闷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待胡宪年出门，向莉劝说黎明：“你的性格要改，否则要吃亏的。别以为你是大学生，是作家，别人就会宽容地谦让着你。在公安机关，文化是不能管饭吃的，毕竟是专政机构，不是言论自由的时尚论坛……说到作家，我倒是想起来了，你送我的书还没签名呢，你务必要把大名签上！”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了黎明赠送给她的小说，递到黎明跟前。

黎明说：“还是不签吧，惭愧呀！”

“你都觉得惭愧了，不知有多少像我这样一事无成的人会更加觉得惭愧呢！签上吧，我知道这部小说凝聚了你太多的心血，凝

聚了你对小瑜太多的爱。她去世都快三年了，忘了她吧，谁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呀！初恋是美好的，却常常也是盲目的。就拿我来说吧，也有过令人陶醉和痴迷的初恋，可是，结婚了，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初恋时那些美好的和甜蜜的幻想就渐渐淡忘了，回过头再去冷静反思，你会觉得自己当初是多么的单纯和幼稚！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单纯和幼稚虽然可爱，却万万不能陪伴生命，更不能伸出手来，细心地呵护我们原本就十分脆弱的情感。你是文人，受过高等教育，这些道理你肯定比我更懂，不过，作为同事，我还是要提醒你，你该有一个家了！”

“是吧？”黎明拿起书，端详着，两年前写小说时的情景又回到了眼前，回到了脑海里。他说：“我正在写另一部小说，写完了，就找一个女孩，好好的过日子。写作是一种痛苦，真的，不搞写作的人是不能体会出这种难以诉说的痛苦的。大哥大姐也提醒过我若干次，要我安一个家。年龄不小了，是该有一个家呀，可是……”他摇了摇头，将书放下了。

“可是什么呢，是没有理想的女孩么？我替你物色一个好吗？”

“好呀，此话当真？我可等着你的消息呢！”黎明笑道。

“嗨，给咱公安作家找女朋友，荣幸事儿呀，哪能不当真！不过……”向莉又把书递给黎明，“你必须得先签名！”

“好吧，只给你一人签名！”黎明随手在办公桌上抓了一支笔，打开书，在扉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说：“没有几个人知道书中的女孩就是小瑜，写的时候我是尽可能回避，免得大家对号入座，造成不好的影响，结果还是让你给猜着了！”

向莉笑道：“写小说又不是做贼，怕啥呢？要是能写，没准我也要以身边的人物为原型写两部的。小说在《滨江晚报》上连载，尽管用的是笔名，读了，我就猜是你写的了，只是没讲出来而已。后来报社给你寄稿费来，我则更是坚信不疑。果不其然，单行本出来，你的书也送到了我的手中。和小瑜的事，你曾从侧面告诉



过我，我会猜不着吗？”

黎明苦楚地说道：“不提也罢，提了令人伤感……”

正待说下去，门边却探进一颗水淋淋的头来：“哥，你在这儿？”

黎明止住话，惊讶地回头，见是弟弟黎文，于是问道：“有事吗？”抬起手腕看时间，又斜过目光看窗外仍旧大雨滂沱的天空，出门将黎文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2

黎明的老家本来在乡下，离县城有好几十里，地地道道的穷山沟，走哪—个乡场都要翻山越岭。不过，由于父亲曾做过多年的乡中学教员，后来又做了乡政府的文书，见过一些世面，有过一些场面上的熟人和朋友帮忙撑着，所以，与邻居们比起来，一家子的生活打黎明懂事时起，还算是过得比较宽松和舒适的。

六十年代初，修长仁湖水库和长仁湖电站，大哥黎涛靠着父亲的四处“活动”，进厂当了工人。七十年代初普及村小，仅初中文化的大姐黎芸，又靠着父亲的四下“打点”，顺顺当当地做了村小的“耕读教师”。“文革”结束后，虽说村小的“耕读教师”不能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要求分期分批解散，可大姐凭着自己的努力，硬是过三关斩六将，经过若干次的考试后留了下来，招录为正式的“公办”教师，吃上了“皇粮”。

当然，在几兄妹中，最幸运的恐怕还是要算黎明了。

黎芸和黎明之间，还有过两个男孩儿，但不足月都夭折了。乡下人俗称“患七封”，意即生下来得病七天便死。其实在医学上讲，应是破伤风，由于土法接生剪脐带时往往未消毒而致。乡下

人不懂，加之又缺医少药，患了“七封”，便很难活下来。因此，待到黎明出生时，吸取以前的教训，全家就格外地小心了。不仅接生时请了专门的“接生员”，而且足月前，也没让他离开过母亲的怀抱。

黎明的童年时光是非常美好的，父母疼爱他，大哥大姐喜欢他。父亲时不时给他带一些小人书回来，大哥大姐也时不时回到家里教他识字绘画。这种呵护与关爱，使黎明从小就喜欢上了读书，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黎明五岁时，母亲又生下黎文。过多的生育使母亲身体不堪重负，两年后患上了宫颈癌，花了不少钱，吃了不少药，终不见好转。黎明十岁那年，母亲去世了。父亲遭受了打击，情绪低落，随后便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家里悉心抚养两个幼小的孩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黎明刚上初中，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大哥大姐有了自己的家，很少回来，于是家务活落到了黎明的肩上。不过父亲一心要把黎明送出穷山沟，因此初中毕业考入高中后，父亲就坚决要黎明留校住读，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高中毕业，黎明考入了滨江政法大学。也就在那一年，父亲病故了。

黎明上了大学，黎文被大姐接走，铁锁锁了木门，老家的房屋里没有人居住，便冷清了下来。

大学毕业后，考虑到黎文需要有人照顾，黎明联系分回到县公安局工作。

黎文正念高二，为了黎文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也能考上大学，黎明特地将他转学到了县城里条件较好的中学。不过，黎文性格孤僻，自尊心强，又不善于向人讨教，因此，尽管大哥大姐和黎明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他还是落榜了。

本来大姐提议让黎文复读一年再考，可黎文死活不愿意，无奈只好依了他，让他自己回老家去学种地。事实上大哥大姐和黎明心里都清楚，黎文是不会种地的，但既然黎文坚持要回到“自

己”的家里去，靠双手养活自己，他们也不好强迫，毕竟黎文已经长大了，他应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大哥大姐凑了点钱，交给黎文，让他去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又抽空去帮他把地翻出来，平整了，种上了蔬菜和小麦。可到了年底，蔬菜和小麦要么因缺肥而枯黄了，要么又因施肥过多被“烧”死了，没有一株长得真有点蔬菜和小麦的模样。正好公安局招聘联防队员，大姐便和黎明商量，劝说黎文去报考。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黎文高中文化，按说考上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黎文就那么倔强，他偏不答应，以至于黎明劝说得口干舌燥，竟生气地责备起黎文来。

不责备则已，越责备黎文越是不领情，他顶撞黎明说：“你是公安局的警察，我是公安局招聘的联防队员；你的脸上全是光，我的脸上全是粪；凭什么我要来挣那几个钱？”

“好吧，你有能耐，你没必要来挣那几个钱，你自己去挣大钱吧，你的事我从此不再管了！”黎明赌气硬是没再管过黎文的事情，甚至连乡下的老家也从此没有回去过了。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忙于工作和写小说，他真抽不出时间来翻山越岭回一趟老家。

黎明不回乡下来看黎文，黎文也不进城里来找黎明，兄弟之间的往来似乎没有了，一晃就是两三年，偶尔一点彼此的消息，也是大哥大姐从中转告的。不过，黎明还是时常惦记着黎文的，从内心深处也真想帮黎文一把，只是黎文的脸面薄，黎明不便主动表示关心罢了。

既然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往来，此时冒雨前来，一定是什么重要的事。因此，黎明在将黎文带进自己办公室的同时，也在揣摩着黎文此行的真实意图和目的。